

平原驰骋

李翔◎著

新时代出版社

平原驰骋

李翔◎著



新 时 代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平原驰骋 / 李翔著. — 北京 : 新时代出版社,
2016.5

ISBN 978-7-5042-2579-5

I. ①平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89533号

※

新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23号 邮政编码100048)

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售

*

开本710×1000	1/16	印张17½	字数212千字
201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		印数1—4000册	定价42.00元

(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 我社负责调换)

国防书店: (010) 88540777

发行邮购: (010) 88540776

发行传真: (010) 88540755

发行业务: (010) 88540717

Contents | 目录

第一章	事变以后 / 001
第二章	沧海横流 / 015
第三章	收编民军 / 032
第四章	抢占临清 / 051
第五章	开辟平原 / 065
第六章	南宫之行 / 082
第七章	豫北侦察 / 097
第八章	争夺南宫 / 110
第九章	粉碎扫荡 / 125
第十章	讨逆战斗 / 144
第十一章	重返冀南 / 159
第十二章	二次讨逆 / 171
第十三章	鲁西苦战 / 184
第十四章	增援华中 / 200
第十五章	三返冀南 / 216
第十六章	特别参议 / 232
第十七章	突破合围 / 245
第十八章	严惩敌寇 / 260

第一章 事变以后

一

夜幕刚刚降临，马路上昏黄的电灯全都亮了。保定火车站车来人往，比白天显得更加嘈杂、喧嚣、繁忙。

王建国肩扛一个小行李卷，挤到又高又小的售票窗口买了一张去高邑的火车票，才喘一口气，掏出手绢擦去额头上的汗水，到候车室找个空座位坐下来。天气异常闷热。候车室里挤满了旅客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人声鼎沸，汗气熏人。一些兜售香烟、瓜桃、糖果的小贩，在人群中穿梭来往，拖长声调吆喝叫卖，更加使人一阵阵地心烦。

一个异乎寻常的现象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。往南开的火车进站前半个小时，一群衣着颇为讲究的男女，携带大包小箱，急急忙忙地赶到车站来，他们此呼彼唤，神情紧张，汗流满面也顾不得擦拭，那种狼狈相和他们的“上等人”身份很不相称。因此，很容易使人猜想：发生了什么大事呢？莫不是他们开始跑反了？

近几个月来，华北的时局一直非常严峻，战争的气氛越来越浓。谣言和传闻，一日多起，像野火似的在人群中迅速蔓延，闹得人心惶惶，惊魂不定。两个月前，王建国从山东来到北平，火车停在丰台站，抬头见日本飞机从空中飞过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；出站口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，几乎和二十九军的士兵面对面地站岗，使他吃惊得简直难

以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进了北平城，更是到处都可以遇见穿和服、拖木屐的日本妇女，着皮靴、挂洋刀的日本军人，那种神气活现、目中无人的样子，似乎他们才是这里的主人。他找到西河沿的山东旅馆住下来，见旅馆的墙壁上、廊柱上，到处贴着“莫谈国事”、“各扫自家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”之类的纸条，人们说话都非常谨慎，向茶房打听事情，除了吃喝睡觉一类生活琐事外，其他一概摇头，一问三不知。沉闷，暴风雨来临之前令人窒息的沉闷，就是北平给他这个外省的青年人留下的最为突出的印象。

王建国是怀着一腔热血，同时又带着极大的盲目性到北平来投奔一个在军界做事的朋友的。在此以前，他在山东泰安铁路局的警察所当文书，成天抄抄写写，收收发发，每月可以领到十二元薪水，日子还算过得去，但是，目睹铁路上贪污腐化、尔虞我诈的种种黑暗现状，他逐渐失望，干不下去了，最后决定到大城市来追求进步，寻找光明。当然，他这时心目中的“进步”与“光明”，还比较抽象，有些模糊，但已经和抗日救亡、报效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。早在一九三一年“九一八”事变时，十六七岁的他，在山东齐河县立高等学校（相当于完全小学）读书，老师魏凡吾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，他带领大家进行抗日救亡活动，在县城的街头演剧、唱歌、演讲，激昂慷慨地高呼“决不当亡国奴”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等口号。那时的革命热情是多么高啊，然而，现实情况怎样呢？五六年过去了，日本侵略者又把魔爪伸向了热河，伸向了河北，伸向了古都北平，局势日趋严峻，可政府当局却一味妥协、退让，不作坚决抵抗的准备。这次来到北平城，他发现偌大的城市万马齐喑，死一般的沉寂，只有日本人在那里趾高气扬，耀武扬威，怎么不感到极大的失落和失望呢？

王建国在北平没有找到那个在军界做事的朋友，连生活都发生了问题，便不得不南下保定，投靠一位在河北省政府建设厅当秘书的同

学，在他机关的宿舍里暂时栖身。两个月后的一天上午，那同学对他说：“建国，我已为你谋到一个职位。最近河北省各县要成立武装民众的组织——守望队，我托建设厅总务科的周科长介绍你到枣强县担任守望队教练，因为周科长和枣强县的朱县长是老朋友，所以对方满口答应了。你想不想去？”王建国回答说：“太好了，我马上就动身。”想到不久后自己会有一个正式的职业，还能为抗日救亡尽一份力量，他又抓住对方的手说：“老同学，太感谢你了。”当天下午，同学交给他一封周科长写的介绍信，他见还能赶上晚间这趟火车，便马上收拾行装，叫辆黄包车，在苍茫的暮色中赶到保定火车站来。

随着一声震耳的汽笛声，列车终于进站。熙熙攘攘的人群涌进月台，挤进车厢。车厢里出乎意外地拥挤，连一向比较宽松的头等包房、二等车厢，也都挤满了旅客。许多人携带箱包物件，神色疲惫不堪，仔细端详，这些人既不像举家迁居，又不像外出旅行，使王建国感到纳闷。直到第二天清晨，火车到了石家庄车站，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爆炸式的新闻，他心上的谜团才得以解开。

经过一夜折腾，天不亮王建国的肚子就饿得咕咕直叫，列车刚在石家庄站停稳，他就跳下车，想去买些火烧、点心等食品充饥。刚走几步，忽听得一个穿制服的铁路员工，对他认识的一个旅客说：

“你知道吗？日本兵和二十九军打起来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都说是在北平南的宛平城，在卢沟桥附近。”

“啥时候开的火？”

“可能是前天夜里。仗打得可激烈呢！”

“他妈的！小日本终于动手啦。”

.....

列车离开石家庄站，中日军队开战的消息便不胫而走，迅速传遍

了各个车厢。在王建国乘坐的那节车厢里，一阵扰动和热议之后，又渐渐归于平静，但仍有少数旅客在窃窃私语，有的虽默不作声，也是愁云满面，或者焦急万分。向南奔驰的列车发出巨大而有节奏的轰鸣，王建国的思绪也随之上下翻腾，难以宁静：日本帝国主义真的又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了吗？如果爆发战争，这守望队还训练不训练呢？要是守望队不训练了，自己该到何处去？到哪里去参加抗日救亡工作？

下午一点多钟，车到高邑。王建国下车出站，一眼就看见在七月的骄阳下，一群东北军冯占海骑兵部队的士兵穿着白衬衣，光着脑袋，有在树荫下刷马的，有在小河边放马的，还有在大路上溜马的……一个个不急不忙，悠闲自在，一派和平景象，根本看不出要打仗的征候。他不禁疑惑起来，难道在石家庄车站听到的消息是谣言，刚才不过又是一场虚惊？

第二天一大早，王建国乘一辆拉脚的大车，继续向目的地——枣强县赶去。

太阳刚跳出地平线，就明亮耀眼，火辣辣地烤人，田野里露珠闪烁，庄稼正窸窸窣窣地拔节生长。放眼望去，郁郁葱葱，无边无际，牲口拉着大车在平原上走，如同一叶扁舟在碧波千顷的大海里航行。赶车的老汉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没嘴葫芦似的坐在那里，除了吆喝牲口，一句话也不多说。王建国向他打听枣强县的情况，以及当地的守望队办得怎样了，他总是淡漠地看看对方，摇摇头说：“俺不知道。”或者说：“俺也说不上。”第三天下午，大车终于来到枣强城里，在县政府的大门口停下车，王建国付过车钱，他说声“先生再会”，就一扬鞭子，头也不回地赶车走了。

县政府的传达室向里面通报了不久，朱县长就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王建国。这位县长约摸四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已经开始发胖，白净的圆脸上有点髭须，穿一身白杭纺的中式裤褂，看上去不像是县太爷，

倒像是商号里的老板、经理。他隔着办公桌伸出一只白胖的手，和王建国轻轻地握了握，便接过他的信，边看边说：

“欢迎欢迎！一路上辛苦了。”

“哪里哪里。”王建国赶紧客气地说。

“请坐！”他看完了信，抬头见对方还站在那里，便做了个示意坐下的手势，随即又问：“周科长他好吗？”

“好，很好，他……很好。”

“他公务可忙？”

“总也闲不着，不过，也还可以……”王建国含糊地答道。

“王先生是什么时候认识周科长的？”

“周科长是我的老上级了，我一直在他的手下做事，有些时候了。”王建国自己也闹不清怎么顺口编起了谎话。

“好，好，好。”朱县长不停地点着头，微笑着说，“你先在这里吃晚饭，饭后到文庙警察教练所去找一个叫连冠三的人，他是教练所主任，你就暂时住在他那里，协助他做些事情。至于你将来的工作，等我们研究以后再定。你放心，周科长介绍来的人，我会很好安排的。”

“谢谢朱县长关心！”王建国站起身说。

朱县长也站起身子，笑道：“不必客气，都是自己人！”说到这里，他在室内走了几步，突然又神色黯淡地说：“王先生可能已经知道了吧？日本军队和二十九军在北平卢沟桥附近发生冲突，打起来了，战斗现在还在进行中。看来，中国和日本这一战，恐怕是很难避免的了。唉！”

他重重地叹一口气，又苦恼地摇摇头。

二

入秋以来，连绵的秋雨，大一阵，小一阵，紧一阵，慢一阵，一连下了几十天。平原成了一片泽国，高粱、玉米等秋庄稼都泡在水里。

老百姓不得不赤着脚，挽起裤腿，趟着没膝盖深的水，推着木盆、筐箩，在水里摘取半成熟的庄稼。但是，这样又能收回来多少粮食呢？

常言道：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秋收的时候，平原上又发生了一场大地震，震中虽然不在枣强县，但影响所及，房倒屋塌，路断桥坍，灾民在凄风冷雨中流离失所，啼饥号寒，惨状更是不忍闻睹。有些老百姓抱怨说：天塌地陷，兵荒马乱，老天爷不叫咱们活啦？

九月间，中央军潮水般从前方败退下来。那些当兵的淋得像落汤鸡，战马滚得浑身泥，辎重部队像蜗牛似的在泥泞的公路上爬行，沿途都丢弃一些笨重的器材和物资。离开队伍的散兵游勇，三人一帮，五人一伙，倒背着大枪，歪戴着军帽，腰间缠着花花绿绿的包袱，像一群群害人的蝗虫，一路吞噬、掠夺而去，在苦难的平原上制造着新的苦难。

为了对付可能随时来到的日本侵略军，枣强县八个区的守望队都集中到城里来了，加上城里原有的县保安中队，编成了有十二个中队一千余人的县大队，朱县长亲自兼任大队长。他下令全县所有的裁缝铺连夜赶制灰布军装，把新编的县大队装备起来，并把县库里的枪支、弹药搬出来，补发给那些没有武器的队员。他雄心勃勃，劲头十足，大有振军备战，要和日寇决一雌雄的架势！

负责这支部队军事指挥的是副大队长宋鹤鸣。此人有三十五六岁，行伍出身，据他自己说，曾经当过西北军将领鹿钟麟的副官。高大结实的身躯，穿着整洁合体的军装，仪表堂堂，很有点军官的气派。他当时另有自己的打算，想把枣强的守望队编为一个团，再联合邻县武邑、阜城、交河、冀县等地的保安队，成立保安旅、师，然后跟随二十九军撤退。二十九军退到哪，保安队就跟到哪，最后编入正规部队。这样，他们这些带队的人就不愁没有团长、旅长的官儿当了。

有一次部队操练，宋鹤鸣拍着王建国的肩膀说：“老弟，好好干！”

这支队伍就是咱们的本钱，把它带出去，增加国防力量，上司不会亏待咱们的。”

王建国却笑笑：“你要把它带出去？难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宋鹤鸣问。

“常言道：穷家难舍，故土难离。这支部队都是本地人，是一些刚穿上军装的农民，你怎能带得走？除非日本军队在屁股后头撵着，它不得不跟着你走。”

宋鹤鸣惊奇地看看这个年轻人，又点点头说：“你讲的也有道理。”

一天下午，县大队突然召集中队长开会，宋鹤鸣在会上说：“据可靠情报，日本鬼子快要来了！日军乘坐的汽艇，沿着滏阳河开过来，到了衡水，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我们枣强县肖樟！敌军压境，形势紧急，二十九军有命令，要我们立即撤离县城，向南开拔，越快越好。”中队长们面面相觑，一言不发。宋鹤鸣又说：“部队今夜就出发。朱县长带县政府机关和公安局人员出西门，咱们县大队出南门，兵分两路，将来再会合。”散会后，他又命令一中队队长，临走时务必把南关一个姓王的大地主带走，并给他的家里留下话，说县大队要借开拔费，募抗日捐，十天之内带了钱到县大队来保人。王建国在一旁听了，不禁心想：抗日捐的名义虽然冠冕堂皇，但是手段却类乎绑肉票的做法，这样做合适吗？但是他没有征求别人的意见，当然不便当面表示不同意见。

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天黑得像一口倒扣的黑锅，伸手不见五指。队伍在泥里水里挣扎了一夜，慢得像蜗牛，只走出三十多里，可是人员已经精疲力竭，狼狈不堪。天大亮的时候，来到一座大村庄，队伍停在村头的禾场上休息，一部分人进村烧水做饭，打算吃了早饭继续赶路。

王建国正坐在一家老乡的门口，猛一抬头，见枣强方向有十几个

人骑了马朝这里飞奔而来。是不是敌人？他赶紧站起身，仔细一看，不像是敌人，穿的都是便衣，应是当地的老百姓。只见他们一边狂奔，一边扯着嗓子高喊：“乡亲们！你们——别走！乡亲们！别——走！”

广场上的人纷纷站起身，惊愕地看着来人，只见他们赶到村头禾场，便翻身下马，一个连鬓胡子的黑脸汉子仍坐在马上，大着嗓门说：“乡亲们！你们不要走，日本人没有来，别上人家的当。他们当官的是外乡人，拍拍屁股就走人，你们能走吗？你们的家在枣强，你们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在枣强，你们能丢下他们走吗？”

“鬼子打来了呀！”人群里有人说。

“鬼子在哪里？我们刚从城里出来，要是鬼子来了，我们出得了城吗？”黑脸汉子笑着说，“现在，枣强城里已经成立了维持会，杨继皋的少爷杨哲如担任维持会长，他叫我们来劝弟兄们回去的。他说了，弟兄们回去以后，愿当兵的继续当兵，不愿当兵的可以回家种地。”

围着他的群体起初鸦雀无声，听他这样一讲，立即议论纷纷，甚至大声叫嚷起来。王建国心想情况不好，经这些人一煽动，这个队伍有瓦解的危险，应该有人出来制止才好。但是晚了，群众的情绪越来越激动，这种场合谁敢站出来说话？只听得一些人骂骂咧咧地叫嚷：

“他妈的！当官的骗人，骗俺们出去当兵，当炮灰！”

“俺们不离开枣强，俺们要回家！”

“俺们听杨大少爷的，不听那些外乡佬的！”

“俺们找当官的算账，他们为啥要骗人？”

“打死骗人的外乡佬！外乡佬！滚出来！快滚出来！”

……

这时，保安队有一个班长看不下去了，跳到场边的碌碡上，举起两只手说：“弟兄们，安静！弟兄们，安静！他妈的，不许你们跑来扰乱军心，快给我滚开，不然老子就要对你们不客气了！”

可是，那伙人是有备而来的，那黑脸汉子手指着班长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你不就是外乡佬吗？你们把大伙骗出去当兵，自己好当大官，发大财，你们的心太黑啦！”

砰！人群里有人开枪了。那班长应声而倒，没有吭一声，就像口袋似的从碌碡上栽了下去。

人群中一阵惊呼，队伍立即大乱。刚才禾场上还是一支有组织、守纪律的军队，顷刻之间乱成一团麻，成了一群谁也不听招呼、谁也招呼不了的乌合之众。人们随意行动，跑来跑去，上蹿下跳。有的寻找自己的老乡，有的进村去打算发横财，也有的寻衅滋事，企图报私仇、泄私愤。一个过去好打骂士兵的班长，就在这时被打死了。还有一些人杀气腾腾地端着枪，在人群中搜寻宋鹤鸣、连冠三的踪影，说要找他们算账。旧军队里常说的一句话：带兵如带虎，真是一点也不错。可怕，太可怕了！王建国虽然来这里不久，和别人没有多少瓜葛，不会有谁来找他的麻烦，但是看到这支失去控制的队伍，这些失去理智的士兵，也不免胆颤心惊，不寒而栗，更为宋鹤鸣、连冠三他们捏一把汗。他悄悄地离开禾场，躲进一户老乡家，脱去军装，换上便衣，从村后的一条小路溜走了。

王建国出村向南，一口气走了二十多里，来到明化镇，在一家小饭馆里遇见了先他一步到这里的宋鹤鸣、连冠三和张树勋三人。原来他们发觉部队失去控制，就脚底板擦油——溜之大吉了。宋鹤鸣见到在店门口张望的王建国，赶紧招呼：“快来快来，我们在这儿哩。”

王建国坐下后，和他们相视而笑，好像刚才经历了一场恶梦，到现在犹心有余悸。

“你们都咋啦？留得青山在，还怕没柴烧？人没有出事就是万幸，应该高兴才对。来，干一杯！”张树勋倒很乐观，首先举起酒杯。

“唉！都怨我没有听王贤弟的话，操之过急。”宋鹤鸣情绪十分

低落，自责地说，“真是天大的笑话，还没有走出枣强县，就队伍散伙马崩群，鸡飞蛋也打了。多时的心血毁于一旦，能不丧气吗！”

“玩枪杆子玩脱了手，这是常有的事。”张树勋劝慰道。

“带兵的人没有了部队，就像叫化子丢掉了打狗棍，无依无靠，连自身的安全也没有保障了。”连冠三皱着眉说。

“后悔药吃不得。事情已经这样，懊悔也没有用，咱们还是商量一下，下一步棋怎么走，上哪儿去。”王建国说。

宋鹤鸣说：“刚才我们已经商量过，决定去贺钊，先住到李继孔的家里，然后再打听朱县长他们的下落，最后去他们那里，这样好不好？”

没有别的办法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四个人喝完酒，吃了饭，就从饭铺子出来，朝贺钊走去。

三

天傍黑，他们来到贺钊李继孔的家。

李继孔是宋鹤鸣的朋友。宋在丘县当公安局长时，李是丘县的警备队长，关系比较密切；现李闲居在家。他是个大高个子，体格魁伟，黑黑的圆长脸，笑时嘴里露出几颗闪光的金牙。他热情，豪爽，乐观，健谈，在他慷慨而周到的招待下，宋鹤鸣等人绷得紧紧的神经得以松弛下来。

几天以后，他们听到一个消息，说二十九军为了策应山西太原方面的作战，决定北上反攻，所以电令河北省各县县长立即返回各自县境，维持地方治安。宋鹤鸣说：“这下好了，咱们不必再去找朱县长他们了，回枣强去向维持会要部队！”可是，李继孔带来的一个情况，又使他凉了半截。李继孔说，最近朱县长向二十九军、河北省保安司令部发了电报，控告宋鹤鸣“纵兵抢掠，自行离队”，致使一千余人的县大队全都散了，因此，建议对宋鹤鸣进行严惩。宋鹤鸣听了，气得脸色

铁青，咬牙切齿地骂朱县长是怕死鬼，兔子的胆，听说敌人来了跑得比谁都快，出了事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，还胡说八道地告黑状。他决定立即返回枣强去，尽最大努力收拢部队，一旦把部队收齐，兵权重新在握，“看你朱县长有何脸面见我！到时候我把城门一关，你就休想进枣强县城，老子那时再和你算账！”他恨恨地说。李继孔听了笑笑，说：“老宋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关键是尽快回枣强去恢复部队。”

第二天清晨，李继孔为宋鹤鸣等借到两辆自行车，让他们四人倒替着骑，向枣强进发。走到离县城三十余里的卷镇，宋鹤鸣有了新的主意，忽然说：“我和冠三两人先骑车进城，你俩在这里暂住一宿，明天再进城来找我们。”张树勋和王建国知道他急于赶在朱县长的前头，抢先一步把兵权抓到手，所以才如此急不可耐，便同意了。他们站在大路边，目送宋、连两人骑着自行车，消失在暮色苍茫的原野里。

张树勋和王建国住在卷镇一家骡马大车店里。次日早晨，有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跑来找他俩，说自己是刚从枣强城里赶来的。他说：“昨天夜晚，宋大队副和连主任进城以后，就被维持会抓起来了，还带上手铐，下了大狱，罪名是他们带县大队离开时，抢了金库，绑了肉票，和土匪没有两样。维持会还要派人来捉你们两个，你们赶快离开这里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”张树勋疑惑地问。

“宋大队副从牢里捎出话来，叫我来给你们送信的，他叫你们赶紧想法子搭救他们！”青年人说。

张树勋和王建国得此消息，顾不上吃早饭，便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卷镇。上路以后，才商量到哪里去。张树勋想了想说：“连冠三有个叔叔在保安司令部当办公室主任，我们去找他想办法营救。如果有机会见到保安司令高树勋，向他当面报告枣强县大队兵变的真实情况，说清宋鹤鸣的责任，岂不更好？”王建国完全赞成。于是，两个人便

直奔河北省保安司令部的驻地大名县的小滩龙王庙。

到龙王庙以后，张树勋先找到他的一个朋友，名叫高德林，在保安第一旅当少校副官长。张树勋向他说明来意，高德林笑道：“好啊！张树勋要见高树勋，叫我来引荐。”说着就带他们朝一所小学校走去。刚走到校门口，见有个中年男子从里面出来，身后跟了两个护兵，高德林小声说：“这就是高司令。”他上前敬了个军礼，并把他俩作了介绍。张树勋简要地向高树勋汇报了枣强县大队兵变的经过，是维持会搞的乱，宋鹤鸣等带兵的人没有多大的责任。高树勋耐心地听了汇报，最后说：“队伍垮了，也不是你们一个县，你们放心，不会凭县长的一份电报就处罚你们的。你们能够回去把部队收拢起来，当然更好。”

“高司令，你给我们一个番号吧！我们回去收拢部队，最好能够有个名义！”张树勋马上提出要求。

“行啊，给你们一个番号，就叫河北省保安游击第四团吧！”高树勋想了想说。“高副官长，你带他们到办公室找连主任，发给他们正式关防。”

“感谢高司令！”张树勋和王建国同声说。

“好好干吧！常言道：寒门出孝子，乱世出英雄，现在正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，祝你们走运！”高树勋挥一下手，带两个护兵走了。

领取关防的时候，张树勋趁机向连冠三的叔父讲了连冠三被枣强县维持会扣押的情况，建议尽快把他营救出来。可是对方紧皱双眉，半天没有说话，最后说：“不大好办。枣强没有咱们的部队，维持会不听咱们的。等等再说吧！”他俩无可奈何，只得领取了关防，离开龙王庙。

他俩仍然回到离枣强三十余里的卷镇，但不敢贸然进城。想到宋鹤鸣和连冠三还在城里蹲大牢，既着急又发愁。那天晚上，张树勋拿出那枚崭新的关防，端详了半天，叹口气说：“唉！保安游击第四团，

兵无一个，枪无一支，咱们演的是哪一出呀？”

“要演，就假戏真做。”王建国说。

“怎么假戏真做？”

“你看我的。”王建国找来信纸，拿起笔，起草了一封公函。张树勋接过去慢慢念道：

枣强县维持会杨会长钧鉴：

我河北省保安游击第四团即将北上反攻，打击日寇，借道贵县，望贵会及早为我部安排住房，筹备给养为盼！

团长 张树勋

他念了两遍，一骨碌从炕上坐起，拍手笑道：“妙，妙！亏你想出了这出空城计。盖上关防，马上送去。”

这一招果然立见功效。信托人送出去两天以后，枣强县维持会派人送回信来了，大意是说：据闻贵部要北上反攻，进驻敝县，民众奔走相告，翘首以待，只因敝县城小池浅，房屋简陋，难以满足贵部之需要，望贵部不要进城，暂住乡村，一切粮食给养，敝会当竭尽全力予以保证供应。更为有意思的是，信后又特意说明，宋鹤鸣、连冠三两位先生十分安全，很快就送他们回去，不必牵挂。

第二天，宋鹤鸣、连冠三果然回来了。张树勋向他俩讲了事情的经过，宋鹤鸣感激地说：“多亏两位贤弟想此妙计，用木头疙瘩降服了维持会。”说得大家都笑了。

四个人重新聚在一起，又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。这时河北省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二十九军没有北上反攻，日寇却大举南犯。丘县守军一个营的官兵奋起抵抗，给敌人以重挫，终因寡不敌众，只得弃城撤退。日寇恼羞成怒，疯狂报复，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，从南关杀到城里十字街口，见男杀男，逢女杀女，老人儿童无一幸免，